

# 西班牙内战

西班牙内战爆发，成为教会历史上最暴力的宗教迫害之一。

2022年10月9日

1936年8月30日，西班牙当时已经分裂为两大派系，摆好阵仗准备互相厮杀。施礼华神父的性命，就像其他神父般地岌岌可危，他不断迁移躲藏的地方。民兵就在他母亲家门前，吊死了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人，以为那个人就是他。一天，他和初期加入主业团的成员之一璜瓦加斯，还有一位两天前刚认识的年轻人，一起躲在一位

朋友家中。那天下午大约两点钟，一群肆虐街坊搜索仇敌的士兵们按了门铃，那位年迈的女佣刻意大声地应门，全屋子都可听得到她的声音：

「噢！你们一定是奉命前来搜寻，主人现在不在家，你们请自便吧！」

他们三人，赶快爬上梯子，躲到阁楼里，那里的空间非常狭小，低矮的天花板，烟灰弥漫，密不通风。他们卷缩在一些老旧家俱后面。时间在死寂中彷彿停摆了，加上难忍的闷热，他们终于听见士兵们的脚步逼近了，他们仔细有条理地搜寻，最后来到了顶楼，进入三人躲藏的隔壁间。施礼华神父悄悄地告诉这两位年轻人：

「我们现在处境险恶，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可以发痛悔，我为你们赦罪。」

他为他们赦了罪。璜问他：

「神父，如果他们杀了我们，我们会如何？」

「我的儿子，我们会直接上天堂。」

璜觉得这想法是如此地安慰人心，他安心地睡着了。其他两个人则听着隔壁房间一丝不苟的彻底搜查，终于，轮到他们躲藏的地方了……。

然而，这群士兵突然转下楼梯，离开了。他们这些逃亡者终于可以松口气了，不过他们仍然待在那里，直到晚上九点，等那栋公寓的花园进口关上了大门为止。他们满身大汗、几乎脱水了、浑身脏兮兮的。三人其中一位下了楼：

「可不可以请妳给我一杯水？」

女佣大吃一惊，请他进去。

「楼上还有两个人。」

「这样吗？快让他们两个马上下楼来！」

他们梳洗了一番，也换了衣服。神父笑了笑，从这小事上得到了大启示：

「直到今天，我才晓得一杯水的宝贵价值呢！」

他们欣喜地接受了这位太太的热情招待。隔一天，士兵们继续搜索整栋大楼。他们时常敲门要这要那的；每次她都吓得浑身直打哆嗦。只要她提议念玫瑰经，神父立刻接受，没有掩饰自己的身份：

「让我来带头念玫瑰经，我是神父。」

隔一天，他向屋主致谢，告诉他们他必须立刻离开这里，以免连累屋主

带来杀身之祸。再一次地，他们焦急地寻找藏身之地，所有地方都不见得比上个地方更安全。

战争爆发后，主业团为数本不多的成员被逼不得已、四散八方。父亲（在主业团内，成员惯于亲昵的称呼创办人施神父为「父亲」，相对的，施神父也亲切的称呼他们为「孩子」）从

一处搬到另一处，总是身处于危险之中。怀着英勇的坚毅，他拒绝了一些安全的藏身之所，因为那些地方并不适于他司铎的身份。有时，最安全的地方是在街上，他从早走到晚，隐没在人群中。

## **艰难岁月，使徒工作，喜悦乐观**

在这情况下，可能的话，他仍旧举行弥撒，除了他能联络上的主业团的成员外，他还为许多人提供灵修协助。借着在一些想象不到的地方，安排一连串的会面，甚至还带领了避静。不过，他也时常接获一些司铎朋友殉道的消息。

有几个月时间，他在一间精神病院找到安全的栖身之所，在院长的苏易士医生首肯下，他住在那里佯装疯子。最后，他和其他几位同伴得以进入宏都拉斯领事馆避难。那里的外交优势保证了他们一丝的安全。像这类的地方，挤满了避难者，粮食非常缺乏，气氛也低迷得让人意志消沉、精神紧

绷。施礼华神父为他那些年轻的同伴们订了时间表，让他们能致力读书，也为他们讲道，甚至还谨慎地在一个小桌子内保存着耶稣圣体。他最大的喜悦就是每天能举行弥撒。同时，多亏身为工程师的伊西多禄，因他是阿根廷公民，所以能够自由自在的在各地走动，也因此负责连络那些在领事馆之外的伙伴。

这场腥风血雨到底会持续多久呢？一切的迫害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？被困在这种惨状里，无法扩展主业团的工作，他还可以撑多久呢？他思考了许多，也询问了那些跟随他的年轻人。是的，他有必要横跨到西班牙的另一边去，在那里可以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尽管不能保证是否成功，但这是剩下来的唯一可行之途，就是试着偷渡庇里牛斯山取道法国。那时正值1937年九月。

## **横越庇里牛斯山**

任何人身处他的这种情况，都不免会自问，为何有这么多的困难，阻止这明显是天主的计画？为何天主允许这些阻碍呢？可是这位年轻的司铎，打从孩童时期已经学会吞忍深切悲痛的苦涩，早已熟识十字架的奥秘。那并非是听天由命，而是深刻理解这条受苦难的道路，正因基督是在祂的十字架上得胜、并救赎了我们。他一生都坚信这点，因此他隐喻自己而写道：

「当你庆祝光荣十字圣架庆节时，以你心中最诚挚的渴望，请求吾主赐给你恩宠，好能在你灵魂和感官中『高举』十字圣架。你恳求能有个新生命；让十字架能在这生命上封印，巩固你使命的真实性；让你整个的存活憩息在十字圣架上！」

然而对创办人而言，这并非是个容易的决定，因为这表示着要撇下一些他的同伴，还有他的母亲及姊弟。在兵荒马乱的马德里，实在让他饱受折磨。不过，他知道这决定来自天主意愿对未来使徒工作的急迫性，不论将

会是好是坏，至少在西班牙战场的另一边，他能够继续全力以赴。

1937年10月10日，他藉由临时凑成的文件，顺利地到达巴塞隆纳，从这城市，在一些爬山高手和走私犯的领队下，把难民分队，打算暗中出发。出乎意料的他那些同伴们得在巴塞隆纳多等待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，身上毫无分文，时常饥饿难忍，直到能组队成行。

他们在寒冷的秋末徒步横越山脉，白天躲藏着，只有在黑夜中行进。他们没有任何装备，因为几个月以来物质的匮乏，以及身处随时会被发现和射杀的危险中，导致他们体力衰竭、身心疲惫不堪，这项挑战对任何人而言，都是严苛的考验，何况那些已经饱受非人道战争摧残的人。他们经历了各式各样的逃难过程，在有的情况下，向导甚至指示他们在某个偏远的村庄等上几天，施礼华神父马上挺身而出表明他神父的身份，并在可能的



状况下举行弥撒。最后一次的弥撒是在避难的洞穴中举行的，在作为祭台的一块岩石前，神父在整个弥撒中都是跪着的，因而感动了整队的人：

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像今天这样的弥撒，我不知道这是情况所致，还是因为这神父是位圣人。」在场的其中一人，写下这段话。

12月2日，他们极为幸运地得以越过安道尔边界，虽然所有人都筋疲力尽，不过至少安全抵达。一场强烈的暴风雪使他们困在安道尔几天，最终，当他们继续逃难时，经过法国，在露德稍作停留，特别感谢了圣母。他们在折返西班牙昂代（Hendaye）时，施礼华神父诵念了母后万福经。